

嗜茶如父

□南京 谢文龙

真是万万没想到,我竟然也爱上了喝茶。每天不定时地啜饮上一两口茶,浑身都舒泰。要知道,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

我是个急性子,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,这也表现在解决口干舌燥上。每当口渴似炙之时,不管是茶是水,一点不挑,拿过来就一顿猛灌。

犹记得儿时夏天,跟小伙伴们玩得浑汗如雨、嘴里冒烟时,跑到厨房,拿起竹瓢,在水缸中舀上一瓢水,咚咚咚……不用一分钟就全倒进了肚子里,有时候一瓢不够,还要再喝上半瓢。要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看到我这副模样,一定要笑我是饮牛饮骡了。

在我印象中,上学读书时,也没有带水杯的习惯,渴了就到老师家,或者到食堂里去讨口水喝。后来参军入伍到部队,每个人都配发了茶缸,既可以洗漱,也可以喝水。就这样,还是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。一是身边战友没有人喝

茶,二是也没那个闲暇时间去品茶,再说不多的津贴还要用来买书买生活用品,根本想不到去买茶叶来喝。

人生的前40年就这样与茶无缘。

可是,我的父亲却一辈子酷爱喝茶。不管他走到哪里,不管是闲时还是农忙,他的茶杯是不离手的。母亲知道他这个爱好和习惯,所以不管什么时候,家中的水瓶总是满满的。每天早晨起来,或者每天做饭的时候,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。我经常看到父亲一边摇头晃脑地吹着水杯口,一边眯着眼睛慢悠悠地品着茶。那种陶醉、那种满足,让我很不理解,茶有这么好喝吗?

那些年家里穷,除了买必备的生活用品外,母亲还要抠出钱来给父亲买茶叶。茶叶不是名贵的,贵的也买不起,而是枝粗叶阔的那种。有一次我好奇地尝了尝父亲的茶,刚喝一口,立即就吐了出

来,真是太苦了。还有一次,我放学一路疯跑回家,口干得要命,开门看见桌上有一杯泡好的茶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。母亲回来看到我把茶喝完了,立即就骂起我来,说这是给你父亲提前泡好的茶,他一会儿干活回来,正好温温的解渴,你小子不问青红皂白喝个干净,让你父亲回来喝什么啊,真是欠揍的东西!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碰父亲的茶杯了。

这几年,开始往50岁上过了,脾气也比年少时温和了许多,没事的时候我也泡起了茶。刚开始喝的时候,每天最多喝一两杯茶。但是越喝越觉得茶有味,越喝越爱上了茶。看着茶叶在沸水中载沉载浮,看着茶汤渐渐变浓,看着袅袅上升的茶烟,闻着隐隐幽幽的茶香,真的是惬意极了!

知道父亲爱喝茶,我经常会买些茶叶给他。每次母亲都会跟父亲说:“你看,还是享孩子的福吧,要不然,你哪有这么好的茶叶喝!”

凤凰山下六月春

□张家港 胡昌宏

“塘里荷花红喷喷,对过小哥守本分,田里生活样样会,山歌唱得最出名。”邻家阿姨甜美的歌声穿过了河阳山歌馆里古色古香的亭台楼榭,如同一颗颗明珠落入荷塘里那一只只翠绿的玉盘中。一朵朵荷花宛若一个个明眸皓齿的仙女,拥红妆,翻翠盖,从葱郁的小伞下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。微风拂过,红花绿叶和着优美的旋律一起翩跹起舞,引来一阵阵鸟语蝉鸣,它们都来参加这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。

凤凰山下的张家港市河阳山歌馆四面环水,接天莲叶,映日荷花,环抱着整个古建筑群落。“吴歌婉婉清如水”,荷花在《河阳山歌》的古老歌谣中盛开,一直开到今天的幸福日子里。它们拥抱着无影桥,依偎着放鹤亭,仰望着凤凰阁,红的娇艳、粉的娇羞、白的娇柔,荷花淡雅的清香与永庆寺的袅袅檀香交织在一起,令人感

到香韵清远,宁静安详。

在凤凰山北面的芦苇丛中也掩藏着一方荷塘。昨夜的月色凝成的华珠在荷叶上滑行,湖畔浮岛上的一只只飞鸟学着河阳山歌的腔调歌唱,莲叶间一尾尾游鱼摇头摆尾,窃窃私语,不知道彼此说着什么温柔的情话,当听到人的脚步声就尾巴一甩,游过蜿蜒曲折的木栈桥,游到另一个梦里去了。

凤凰人爱莲,荷花开时,木栈道上游人如织,有的采了一片宽大的荷叶戴在孩子头上,做成时髦的遮阳帽;有的忙着记录孩子成长的美好瞬间,定格如花儿的笑靥;有的小顽童像飞舞的蜻蜓,吵着要去层层叠叠的荷叶中寻找尖尖小荷。荷花的花瓣像一只只娇嫩的手,捧着绿色的莲蓬和黄色的花蕊,精心呵护一颗颗莲子在花房里面慢慢成熟。浮岛上绿树成荫,人潮涌动,栈道两侧清波荡漾,花叶相

映,尽显野趣之美。

妻专门从老屋里搬来一只旧咸菜缸放在后院,装了半缸河泥,种下莲子。慢慢地,荷叶羞答答地从水里冒出来,红着脸颊,蜷着身子,等和我们熟悉了才渐渐地舒展开来。不多时,一支支细细的茎举起一片片碧绿的叶子,错落有致,祥意十足。过了一阵子,三朵粉红色的荷花就次第开放了,花瓣粉里透着纯洁的白,更显得冰清玉洁。吾妻爱荷亦爱厨房之乐,她最爱摘几片荷叶洗净晾干,把腌制好的排骨包好,以稻草绑牢,置于饭上蒸熟,食之唇齿流香。盛夏之时,薏米莲子粥更是每天必备佳品,香醇味美、祛湿健脾的营养粥让人满口生津。

每每傍晚,我都要从湖畔的荷塘健步至河阳山歌馆,行走的轨迹连成线恰似一片阔大的荷叶,我每天在荷叶边缘行走,心念所至,生万千欢喜。

童年的端午节

□南京 赵培龙

童年的端午节,餐桌上早晨有煮鸡蛋,中午有炒苋菜、拌黄瓜、咸鸭蛋,晚上有粽子,可以说,除了没有肉和鱼,伙食几乎赶上了过年。

小满前后,妈妈提醒我,放学后顺便去河东荒田打些柴叶吧。妈妈指的“荒田”,其实就是村东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湿地,那时没有开荒,清明节时芦苇已经蹿得半人高,成为波澜起伏的绿色海洋。

于是,从这天起我每天放学后都去荒田,钻进密密丛丛的青纱帐,选些宽厚翠嫩的柴叶,打上两小把儿。打回的柴叶,妈妈将其折叠弯曲,用稻草扎成小把儿,然后用草绳串起来,挂在屋檐下阴凉处晾着待用。

端午节前一天,妈妈将那些蔫巴泛灰的柴叶拿下,放在清水中浸泡,不大一会儿工夫,盆里便是一片翠绿。第二天一大早,妈妈淘糯米、泡花生、泡红豆,之后烧水煮柴叶。那时端午节不放假,包粽

子只能利用早上和中午休息的时间进行。

妈妈包粽子个头大、紧实,速度还快,几十个粽子,只要早上和中午的时间就能包好,到了晚上弥漫满屋的便是粽子的香味,令人垂涎欲滴。

前些时候,我和爱人在外秦淮河畔打了一些柴叶学包粽子。不知是手笨还是柴叶不够宽大结实,从排叶到做粽斗,我们怎么操作怎么不顺手,柴叶根本不听使唤,粽斗做得七扭八歪,叶片要么叠到一起,粽斗要么漏底落米,柴叶如同脆弱的纸片,稍事拉拽就会断裂,一个粽子包了一层又一层柴叶,最后用线绳绑了又绑,还是松松垮垮、软里沓沓的。我和爱人从开始包到结束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怎么这么难啊?

又是一年端午节,包粽子,挂艾草、菖蒲,尝“五红”等美食,不禁让我想起故乡,想起童年,想起早已作古的母亲。

武安拽面

□南京 徐延彬

每当小麦收割季节,我总会特别想起家乡的美食——武安拽面。

沿京广线到邯郸,向西30公里,便到了武安。她西倚太行,东望平原,南、北洺河相牵相拥流过全境,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深厚的小城,有“冀南宝地、太行明珠”之称。每一位来到武安的人,品尝武安拽面之后都会赞不绝口,念念不忘。

做好一顿武安拽面,首先是和面,这最关键。取一定数量的上好小麦面粉,用少量食盐水和成不软不硬面团,然后把手攥成拳头,在盆里反反复复揉、挤、轧,直至“三光”:面光、盆光、手光。然后盖严进行醒面。醒面的时长与天气温度有关。

武安拽面的灵魂是菜卤。趁着醒面间歇,先把菜卤做好。菜卤可荤可素,猪肉、羊肉、牛肉都可。标配一般要有西红柿、土豆、茄子或西葫芦、芸豆角、白菜、海带、豆腐、粉疙瘩、粉皮等,也可以视自己喜好,随意添加或减少。同时还要捣好蒜泥,备上芝麻盐、红腐乳、韭花酱等佐料,随个人喜好调味。

诸事齐备后,正式拽面前,还要反复揉、勾、绕。武安拽面的功夫,一多半在面上,要把手里的面团揉到有足够的韧性时,方可放到宽

大的面板上,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,瓷碗边薄厚。然后,用刀纵向均匀地切成半寸宽条状。想吃软些的,面可擀得薄一些,条状切得窄一些。然后用双手抓起条状面的两端,一边缓缓地往两头拉拽,一边在面板上颤悠悠地摔打。这时,“啪、啪、啪”的摔面声音,清脆动听,幸福的感觉瞬间充盈全身。每年端午节前后,农村割了麦子,趁着新鲜先磨些白面,全家美美的吃上一顿拽面。那时,家家传出的“啪、啪”声,伴着狗吠、鸡叫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在全村上空翻腾,久久不散。如果此时你走进一户人家,就会看到炉子上锅里的水在沸腾,主妇把拽好的面,一条条高高抛进沸水里。待拽面翻滚着呈现熟色捞出,盛入碗里,浇上卤。之后,你就会看到一个个大人和孩子端着满满的拽面,边吃边走出家门,坐到、蹲到井边、树下或阴凉的墙根石头上,吸溜吸溜过瘾地吃着……

吃武安拽面,可不能太斯文,不要担心发出声音。要挑起来,运用肺腔之气,两唇和舌头一齐用力,把筷子上一簇簇的拽面吸进嘴里。吃在嘴里的面,绒绒的、润润的、滑滑的。嚼起来,筋道有力,是没有任何添加成分的天地精华的味道。这,才是正宗的武安拽面。

六月的向日葵

□新疆乌鲁木齐 龚恒利

六月的校园里,绿树成荫,阳光穿透绿叶洒下一片斑驳,不觉又到了毕业季。望着窗外花坛里那几株向日葵,它们正挺立着脊背,金黄的脸庞倔强地向着太阳,我的思绪不由得随着这一片金黄回到了那个六月。

八年前,我考上了本市的教师编制,入编前要先到山村小学支教三年。小学是在一个山坳里,很是偏僻,我被分配到教四年级的语文和音乐。第一节是音乐课,我选了一首汉乐府歌曲《长歌行》——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……”学生们学得很认真,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女孩子,一节课都坐得笔直笔直的,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云溪,她长得也像她的名字一样清秀。

那年寒假,我回了一趟家,返校时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。下了大巴车,还要走十几里的山路,我手里的包裹越来越重。一筹莫展之际,遇到了云溪和她的母亲,她们迅速卸下我身上所有的行李。一路上的交流得知,云溪还有弟弟妹妹,她爸爸长年在外打工,母亲带着她们姐弟几个生活。云溪和她母亲一直把我送到宿舍门口,我从包里拿出一盒蛋挞送给云溪。云溪坚决不要,最后在我的坚持下,她不好意思地拿着了。

不久后的一天早上,云溪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僻静处,她一直藏

在背后的拿出一个盒子来。还是那天我送给她的蛋挞盒,打开后,却是不一样的蛋挞,底层是淡绿色的蛋糕,中间是用蛋黄做成的花朵。云溪说淡绿色是青菜的汁液染成的,花朵是用家里的咸鸭蛋黄做的。她说那天我带给她们的蛋挞实在太好吃了,她和弟弟妹妹是第一次吃,奶奶也很喜欢,所以她也想试着做。云溪把蛋挞送到我嘴边,执意让我尝一尝,我轻咬了一小口,重重地点点头说,真好吃!云溪羞涩地笑了,把蛋挞推到了我的手里,一溜烟地跑了。

转眼到了支教三年期满的日子,我带的那个班也要小学毕业了。清晰地记得那个午后,我打开宿舍的门,看到不远处的太阳下,云溪母亲骑着三轮车,三轮车里坐着云溪和弟弟妹妹,他们手里一人举着一枝向日葵花。他们怕打扰我的午休,就那么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等着,等着给我送行。我快步迎上去,云溪双手把向日葵擎到我面前,垂着眼睑说:“老师,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们上课,教给我们的歌——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……”我扭过头去,不忍看云溪。想不到自己一点点的付出,却换回了这重若千钧的真心,这么纯净的一颗真心,让我不敢直视、不敢靠近,也羞于靠近。

那年夏天,我离开了那个山村小学。从那之后,向日葵成了我最喜欢的花。

青石街
1024号
NEW SUPPLEMENT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